

心意彷徨

莫少云



作。
写。
感受，
小说《新来

(一)

寡妇门前是非多。一个寡妇已是如此，更何况一个“寡妇村”呢，能少得了是非吗！

我在这里要描叙的，就是一个传闻沸沸扬扬，故事离奇古怪的“寡妇村”，当中是是非非，不是个中人，真难讲明白其真实性。

你看，从那边走来了一个女人，她三十四五岁，长着一副瓜子脸，怪好看的；皮肤也极洁白，且白中透红；身段适中，不肥不瘦，胸脯丰满，腰肢娇柔，属美人型。有人曾传：她如在香港，再退回十年，可参加港姐竞选，美女十名内，必有她的名：叶银莲。可惜，她没那个条件到香港去，更没那个竞选机会，却嫁到了这个“寡妇村”，其夫相貌不扬，多少有点委屈了她。

这时，从村的另一条小巷也走来了一个女人。她皮肤虽没叶银莲那么白皙，脸蛋没叶银莲那么俊秀，却有着比叶银莲更丰满的胸脯。为此，也有传闻：她一定进过某某开办的美容院，进行过乳房健美训练。有人在一本健美教材上看过一张女子胸脯健美的照片，这照片虽然经过艺术处理，隐去上下画面，但大体仍可看出是她：刘金香。女人们私下问她：有没有这回事。她只是笑。她虽嫁在这座村子多年，现在也有三十二三岁了，但健美是姑娘时的哥^生在她老家，也就

不便“外调”。

两个女人是一对铃，碰在一起，总要叮叮咣咣地闹一番。这不，一见面，就闲扯上了。

“金香！这么早，就起床干活啦！”叶银莲首先开了口。她还说早，早晨电视节目已结束，快九点半了。

“我早？你怎么也起来了？是不是一个人睡，被子越睡越凉，不耐烦咧！”刘金香开玩笑地问，她的话中有话呢！

“哦，你原来是被子凉，睡不安呀！那个容易，买只狗，让它钻进你被窝里，陪你啰！”叶银莲也是个嘴不饶人的女人，听她说的。

“你没漱口吧！真臭！”刘金香喷了她一句。

“哎哟哟，说中了心思，脸红了咧！”叶银莲笑着逗了她一句。

“你的脸才红咧！昨晚是不是抱着狗睡呀！”刘金香反戈一击。

“啊呀！你的嘴更臭！怕有一个月不漱口了吧！”叶银莲也抓机会进一枪。

这对“铃铛”就这么碰撞了一场，而后，转了话题。

“好了好了，玩笑开了，说句正经的：你那个死鬼有没有信来？”叶银莲换了和顺的口气问。

“想男人啦？”刘金香问。

“想呀！自己的丈夫，有什么不能想！”叶银莲大大方方地说，“你不想？”

刘金香望了她一眼，笑了笑，说：“相信你讲了一句心里话！你那个死鬼信了吧？我那个死鬼才不会关心我呢！出去半年，最多信，还只有两三行，忙啦，寄回多少钱

噉，再没别的话了。”

叶银莲听了，也笑了起来：“只要他不忘记你就行了，好话说一箩，又有什么用，也当不了水喝，更当不了饭吃。”

“是倒是。俗话讲：好话暖人心呀！没人讲句知心话，怪寂寞的。”

“也是。我那个死鬼也像你那个死鬼一样，半年也没一封信，偶尔来一封信也是几句话，最多说一句‘注意身体’啦，‘不要太累’啦，像哄孩子似的！”

“男人们都是粗心的。”刘金香说。

“呃，不一定，你听说了没有？王女娇那个男人就经常写信回来！”叶银莲说。

“你听谁说的？她对你讲过？”刘金香问。

“她没对我讲过，是驼子炳哥对我讲的。”叶银莲说到驼子炳哥时，神情似有点异样。

刘金香没有发觉她的些微情感，仍按自己的想法说：“驼子炳怎么知道的？怕是他吹牛吧！如真的那样，女娇就好啰，有福啰！”

“是呀！但我看，女娇并不开心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开心？人家心里的话都会对你讲吗？”

“我是早几年听说的，说她的男人原不同意与她结婚，是他老母亲硬压的。女娇过门后，她男人一直未同她同房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刘金香惊异得睁大了双眼。

“要不，她都三十四五岁了，为何没生一个孩子？”叶银莲认真地说。

“这不能说明那个问题，也许女娇，也许她那个死鬼不会生呢！”

“当句笑话听咧！”叶银莲随随便便说了一句。

两个“铃铛”正闹着，王女娇走了过来。她没有叶银莲、刘金香的长相，也没她们的体态。她不愿多说话，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。当然，作个女人，她也有她特殊的惹男人注目的地方，那就是有一个磨盘式的大臀。关于她的大臀，人们也有一番传说：听闻是她母亲老叫她坐着编织草帽去卖，锻炼出来的。这一点大家十分相信：王女娇能编一手好工艺，竹、草、藤编，她都能对付，至今，她在农闲时还做些手编副业，每年收入也有三五百元呢！

“两个在这谈什么呀？这么早！”王女娇先同她们打招呼。刚才，她们说到她，她并不知道。王女娇为人随和，所谓不愿多说话，只是不愿在别人面前搬弄是非而已。

“女娇！看你脸色多好！是不是有喜事咧？”叶银莲开玩笑地望着她，说。

“我？有什么喜事咧！想必是你有喜事咧！”王女娇望了她一眼，说。

“女娇！你男人有没有来信给你？”刘金香插进话头，问王女娇。

“我哪有你们福气！”王女娇忧怨地说，“我那个男人一年也难得捎句话回来呢！”

“真的吗？他在哪做工？”叶银莲似惊异地问。

“还骗你吗？又不是新婚，还怕羞！都成了老太婆了！”王女娇说。

“我不信！”刘金香说，“全村人都讲你嫁了个好男人，

从没吵过嘴，也没听谁讲过你们不和的话。”

“妈！我上学去了！”一个小孩的声音传了过来，是刘金香的儿子叫的。她儿子叫小豆。

“你去吧！吃了早餐吗？”刘金香边应边问。

“吃过了。”小豆边跑边回答。

“妈！我上学啦！”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也传了过来，这回是叶银莲的女儿小兰在喊。

“哎！”叶银莲应了一句。

两个小孩的喊话，打乱了她们的情绪。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这句话，这会儿没有应验，“戏”没唱起来，各自到自己的责任田干活去了。王女娇往东，过了村口的小溪，进了她家蔗林。刘金香则朝南，到了她家菜地。叶银莲本是向北，去收拾一下昨天翻过土的庄稼地的草，走了几步，忘了带筐，又折回家来，把一对箩箕捎上，再下地去。

路上，叶银莲走过一湾小溪，溪堤上长着草丛灌木，平时，溪内流水平平静静的，这会儿，她听见有“哗！哗！”的岸水声，便生好奇，拨开溪堤草叶观看，见一个男人光着脊背，正在用脸盆岸水呢！她正生疑是谁时，忽见那男人是个驼背，便知是驼子炳了。

“炳哥！你家地缺水吗？”叶银莲问。

驼子炳听见有人叫他，停下岸水，直起身子，望着堤岸，说：“我看见水湾里有鱼，便筑了道堤，岸干它，抓餐鱼吃！”

“多吗？”叶银莲望着他，又问。

“不多，一餐饭是够送的。”他也望着她说。

“请我吃吗？”她笑着问。

“请！只要你肯来！”他也笑着说。

“我喜欢辣椒炒鱼干！”她说。

“有！老辣椒还有呢！”他说。

“嘻嘻嘻嘻……”叶银莲笑着，走了。

驼子炳望着她的白皙的脸从草丛中消失了。她的话语，使这个年过三十的单身男人感到热烘烘的。唉！老天不平，让他从小就成了驼背，父母在世时，无力为他成亲；前几年双亲过世，他更无法找到伴侣。这当然因为钱，也因他是残疾，姑娘看不上眼，连寡妇也不屑一顾。因而，他也不愿多为成家的事伤心了。驼子炳为人倒是开朗，爱开玩笑，刚才与叶银莲一场对话，就是如此。村里人，熟面熟声，谁不说几句开心话呢！可今天有点怪，他对叶银莲的笑声，似有“另一番体味”，因而，她走后，他还站了一会，才继续岸水捉鱼。

四个人物，都去干自己的活去了。在这个各自不见面的时刻，笔者插进一段文字，介绍一下这个“寡妇村”的情况。

前文记叙中，读者也许发现了矛盾之处。“你说是寡妇村，叶银莲、刘金香、王女娇她们不有丈夫么？”问得有道理。

我这里用这个名称，是带引号的，为什么会带引号？难道有假寡妇不成？

说来有趣，这“寡妇村”是开放改革的“新生事物”。也许因为此，读者会有些不理解。好吧，我就三言两语，说个明白，而后再继续我们的故事吧！

从开放改革以来，光明村吹进了一股暖暖春风，吹开了村民的眼界，一个个搓手顿足，大干起来了。开始在自家门

前、责任田里日夜苦干，慢慢地开始对外活动，一人外出，信息四通，不到一年，全村劳力纷纷“打”出去了！打工包工，粗活重活，他们都干，一干就尝到了甜头。不出三年，光明村男人都成了外地的“流动人口”，村中除了老小，就是妇女。男人只有驼子炳一人，从年龄上说，属劳动力，但他因残疾，做不了外地工，只好留在自己责任田里干活。

有一次乡干部来检查工作，召集村民开会，见到会的都是妇女，便开玩笑地说：“光明村成了‘寡妇村’了！”

这一下，“寡妇村”这个名字就成了光明村的代名词。妇女们听了，都笑。那些外出的男人听说后，却大发雷霆：“她们是‘寡妇’？我们都死了吗？乱弹琴！”他们生气归生气，“寡妇村”这个名照样在“民间”流传，他们也无暇顾及。一个个远在百里千里外干活，攒钱，一年到头，多者三四次回家探探，少则一年一次回乡，谁还有那份闲心管这么个小事！男人们想：自己老不在家，女人们不像守寡一样？如是，久而久之，“寡妇村”名在男人们心中，也成了“合法”的了。

这就是“寡妇村”的由来。闲话收住。

(二)

却说驼子炳这天截流捉鱼还真有收获，只用了个把钟头，就抓了两三斤大大小小的鲫鱼、白条鱼、花手帕鱼、虾。回到家里锅煎油炒，加上几只红干辣，一撮豆豉一焖，那香喷喷的味，把他的屋子都充满了。

“辣椒炒鱼干，饭锅都刮烂”。这是光明村一带流传的一句俗话。意思是说：辣椒炒鱼干这样的菜特别开胃，为了多吃饭，把锅都刮烂了。这一晚，对于驼子炳来说也是如此。他特地买回二两白酒，边看电视边喝酒，边吃鱼干边送饭，好不快乐。这晚的电视也让他开眼界：播放健美比赛实况。那些男子丰健的肌肉，叫他惊叹；那些女人动人的体态，又叫他佩服。尤其是女子健美运动服，那他不懂名字的“三点式”，是他第一次看到。平时，在他周围的女子，穿着都是正正统统的长袖长裤，手臂也很少露出来，荧屏上的女子却是“光溜溜”的，怎不叫他“开眼界”！

“哇！”正在精采之时，电视机断了电路！

“停电了？”他很扫兴地放下酒杯，朝门外望去。见村中路灯还亮着，才知道自己家的保险丝出了问题。“小毛病！好办！”他立即找到工具和保险丝，修理起来。

驼子炳虽不能干重活，却有点小手艺，木匠活、泥水活、电工活，虽不精通，成不了师傅，却能应付一下，如修个桌子、板凳，砌个锅灶、水池，换个灯头、保险丝，可以不求人。村邻有个请求，他也能认认真真去帮办一下，因而，有人说他有点小聪明。其实，这一切都是他勤奋好学的结果。

一会儿，他把保险丝换好，电视机荧屏又亮了，可惜，“世界体育”专栏已经结束，健美赛的镜头已放完了。他只好又端起酒杯，品起鱼干味来。

“炳叔！”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

“嗯？是小兰？”他放下酒杯，问。

“是我。”小兰蹦跳着进了他的家门，忽地又说，“好看

啊！炳叔煮了什么好菜？”

“辣椒炒鱼干！你敢吃么？”驼子炳认真地说。

“辣吗？”小兰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问。

“不辣！炳叔不吃辣辣椒！”他说着，用筷子夹了一块鱼干，对小兰说，“来，尝一点！”

小兰张开小口，一咬，刚在口中转了一下，立即吐了出来，说：“哎呀！辣！辣！”说着，跑到水缸边，抓起水瓢打了一瓢水，咕嘟咕嘟地反复漱了好几次口，放下水瓢，仍嘶嘶吸着气。

驼子炳看着她，嘻嘻笑个不停，连连说：“不辣不革命，不辣不革命！”

“炳叔骗人！说不辣，其实辣得要命！”小兰不高兴地说。

“是不辣嘛！只是你年纪小，才说辣！”

“才不，辣就是辣。”

“好吧！是辣！炳叔给你吃粒糖吧！”他从柜子的一个铁盒内取出两粒花生糖，递给她。

小兰接过糖，打开包装纸，放进口里，才停止了嘶嘶吸气。

“小兰这么快就吃饱晚饭，来我家玩啦？”驼子炳问她。他想：小兰平时很少到他家玩，也许她妈妈不让她到一个单身男人家去。今晚她来，也许有事，便这么试探着说。

小兰还没开口说话，屋外就有人喊话：

“小兰！”

“呃！”小兰应着，“我在炳叔这！”

“看你这个死丫头！妈叫你干啥啦？半天也不见你回来

……”小兰妈叶银莲说着，已走到了驼子炳门口。

“叶嫂！小兰不会丢的！”驼子炳说。

叶银莲走进驼子炳家门，说：“哎呀！好香呀！煮什么好吃的啦？”她似忘了叫小兰的事了。

“炳叔炒了辣椒鱼干！”小兰快嘴回答。

叶银莲瞪了她一眼，又说：“好呀！炳哥早上说好请我吃鱼的，原来是空话一句……”

“叶嫂来了正好！现在就请！”驼子炳忙说。

“好辣的好辣的，妈妈！”小兰忙说。

“是吗？”叶银莲似问女儿，又似问驼子炳。

“有一点，并不十分辣。”驼子炳咧开嘴，笑着说，“叶嫂尝一块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他真的拿起自己吃过的那双筷，递给她。

叶银莲没有伸手去接筷子，只笑了一笑，说：“谢谢炳哥！下一次捞了大鱼我再尝吧！我怕小鱼刺！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驼子炳有点尴尬地把筷子放到桌面上。

“客套话说了一串，不知炳哥有没有空？”叶银莲转入了正题。

“什么事要我帮忙？”驼子炳也认真地问。

“小兰没对你讲？这个死丫头！”她瞪了小兰一眼。

“她刚到我这里不久，还没来得及讲，你就追进来了。”驼子炳解释着说，“有什么事？说吧！”

“哦，也不是大事，我家那架电视机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一下就不亮了，想请你过去看看。”

“刚才我的电视也是这样，我换截保险丝就好了。不知你家的电视是不是也断了保险丝？”

“不知道呢！你帮我们看看吧！”

“好吧！走！”

“不耽误你的事吧？”

“不耽误！”驼子炳说着，带上工具什么的，便朝她家走。

“锁门吧！”叶银莲在后面拉着小兰，说。

“不用！一会就回来了。”驼子炳头也不回地说。别看他驮着背，走路还挺快呢！

叶银莲还是给他把门掩上，才追赶上去。

驼子炳到了她家，用电笔一测试，果真又是烧了保险丝，于是，不到三分钟，就修理好了。叶银莲重新开了电视，见已正常，便说：

“谢谢炳哥！真是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炳哥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，小毛病，如电视机坏了，我就不懂修了。”驼子炳说着，就要走。

“喝杯茶吧！炳哥！”叶银莲说完，又对小兰说，“给炳叔倒杯茶！”

“好咧！”小兰跑到茶几旁，不一会，给他端过一杯热茶。说，“炳叔！喝茶！”

“哦！好！”他接过小兰送来的茶杯。

“坐啦！炳哥！”叶银莲也叫道。

驼子炳在沙发上坐下，喝起茶来。

叶银莲同女儿小兰也坐下，边看电视，边同他闲聊。

“叶哥不知在哪做工呢？”驼子炳问。叶哥，是他对叶银莲丈夫的称呼。村子的人都有这个习惯，如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，均以“哥”、“弟”相称，如是女的，则是“姐”、“妹”

相称。年纪大的，便叫“叔”、“伯”、“婶”、“公”、“婆”。

“他呀！说不准，前段时间在中山，最近又到了珠海。”叶银莲说。

“我阿爸在广州！”小兰插话说。

“乱说！你懂个屁！”叶银莲嗔了女儿一句。

“流动性真大！”驼子炳说。

“要不怎叫‘流动人口’呢！”叶银莲笑着说。

“叶哥攒了大钱了……”驼子炳叹了一口气，似有点自卑情绪。

“他呀！哼，等着吧！等村后的山头都变成银子，怕才有他发财的份！”

“叶嫂怕我借你的钱呢！”驼子炳笑着说。

“炳哥说笑呢！你会向我借钱，你早就是万元户了。还缺钱？”叶银莲也笑着说。

“我是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！说缺钱用，你当然不信啦！”

“是的啦！我看炳哥不是缺钱，是缺个人吧！”

驼子炳望了她一眼，见她在笑。他未免有点羞涩之感，他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，然而，多年来这个老大难问题，这时提起他仍感到难为情。

“对不对？”她盯着他，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唉！叶嫂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难处，我哪敢想那件事呀！”驼子炳无不动情地说。

“呃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你有心，事情迟早也会办成。”她鼓励他。

“难，难！这种事又不是一个人能办的。你是女人知女

人心的啦！时下讲经济效益，女人找丈夫都讲个钱字，然后又是个壮字。我一无钱，二残废，唉！我是想通了，这辈子一个人过就算了。”

“慢慢来，会有好心女人跟你过的。”

“叶嫂好心，多关心我啦！”他说着，放下茶杯，站了起来，说，“我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！不送你了。”

“送什么！不到百步路！”驼子炳出了她的家门，径直走回家去。

这一晚，也许是由于叶银莲重又提起他的婚事，使他的思想又掀起了不安和烦躁情绪。这男人的孤独，原已使他失望和孤僻了。没想到，叶银莲这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又热情地拨动他那枯涸的情弦，爱情的弓又绷紧起来了。

他多么渴望女人的爱啊！

他本应得到一个女人的爱。他长得并不像人们开玩笑时说他的“翘头、翘嘴、翘屁股、翘背”，他有一副男人脸：方正、大口，两道眉虽小，眼珠却十分乌黑、明亮。方圆几十里，很难找到他这样长相的男人。按这一带俗话说的“女人口大破家财，男人口大吃四海”的解释，又是一个发财相。他还有个特点：三十岁了，腮帮子还没长出一根胡子，因而，他那男子汉的古铜肤色，更显得光洁、健康。前面说的“四翘”，只有“一翘”是真实的，那就是“翘背”！既是驼，难免翘了，唉，有什么办法，母亲生他时，就给了他这个身体。有的乡友开玩笑时问他：“喂！阿炳！你是不是从支芽时就不老实，在你妈肚子里就躬起背打架，以至把背都搞驼了？”他听了，也不生气，光是笑。背地里，有人说：“阿炳

的父亲一定是个色狂，他妈怀了他，那老头子还乱来，把阿炳的背也弄变了形。”这都是乡人们寻开心的话。

这么些年来，阿炳也是找过对象的，即便穷一些，穷有穷夫妻，也会有姑娘看中穷男人，愿与他建立家庭的。驼子炳为什么成不了家呢？原因是多的啦！找对象，是找一个活生生的人哦，不是买东西哦！你有钱又怎么样？人家看不上你，有什么办法咧！说实话，这些年来，阿炳虽不能外出干活，攒钱不如别人搞“流动人口”的多，可他在开放的潮流下，也增加了不少收入，这不？电视机、冰箱的，不也买来用上了吗！这样的生活，比那些年均收入50元100元的家庭不知强多少啦！为何没一个女人慧眼识珠看上他呢？

据说，有一位业余“心理学家”为阿炳作过调查分析，找到了两条原因：一是他的驼背让女人产生反感，她们担心他睡不好，整夜那么“翘”着，使睡在他身边人忧郁和不安。深入分析女人的心理还有一层，她们觉得他只能像把弓那样躬着身子，夫妻那件事也许进行不了，这不就成了“有口难言”的终身憾事！第二条原因更与传统的观念有关。前面说了，驼子炳没有胡子。男人没有胡子是假男人，古时那些阉过的太监，是没有胡子的，这些男人不能生后代。人说“无后为大”，找到他，没后代，不被乡人耻笑一世？何苦！

这位业余“心理学家”的分析，驼子炳并不知道，知道的人也不会告诉他。这等于是揭人家的短，有什么意思呢！

阿炳并不是没有恋爱史。少说也有好几个好心人，给他介绍过三五个对象。这其中有小姑娘，也有小寡妇。有两次，还是对了话的呢！

一次是五年前，那时，有许多外地人外出找工做，来到

这光明村的少说也有十来人。内地人对开放地域的乡村也有一番追求，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开放后的乡村都是“万元户”村，在城镇找工作要人介绍，又要证明，他们大多数没有这个条件，便自行流入他们心目中的“开放乡村”，找份活干。就在这样的潮流中，有人把一个外来做工的姑娘介绍给阿炳。这姑娘长得挺粗壮的，百十斤担子挑在肩上，走二三里地，连气也不喘一口。人也高大，是个典型的“山东马”般的人。就是有一个缺陷：是个单眼。两人见面之后，驼子炳相当满意，单眼姑娘也说可以考虑。有人对阿炳说：“阿炳！你想好啵，同个单眼女结婚，有些不方便的事的咧！”他说：“怕什么！她能看见就行，何况，找老婆又不是找眼睛，两只一只眼，只要是女人，她又愿嫁给我就行。”事情本来有个好的开始，没想到，过了不长日子，单眼姑娘老家有事，突然离去，连句话也没留下来。以后，她再没回来。阿炳等了一年，只好死了那条心。有人也劝他：“阿炳！她走了就算了，你想也没用的了。她如有心，爬火车也会跑来找你的啦！”背地里，人们也说阿炳这桩婚事不配。光从两人的个头就不相当啦！阿炳才到那个单眼姑娘的下巴，女高男矮，怎么行啦！当人们闲扯起这件事时，还少不了说句笑话：“阿炳那么矮，女的那么高，想亲个嘴也不方便啦！”唉，这些人呀，把人家的痛苦拿来当笑料，真不应该的。幸好阿炳听不见，要不然，还不知道他会怎样生气呢！

这件事过了两年，驼子炳又遇到一个好机会。这一次谈婚的经过，他是永远也忘不了的。那一天中午，他的家来了一位客人：

“阿炳是住在这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是……”驼子炳正在吃中午饭，听见有人找他，忙放下碗，来到门口。

“是这样的：我叫阿火，日前见到你们村的丁叔，闲聊时，知道你的婚事不顺当。我是个热心人啦！正好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急着要为他的侄女找对象，他的条件就是把侄女嫁到比较富裕的地方去。我想，这正好找你。于是，我就从丁叔那里打听到你们村的地址，找你来了。”阿火一口气说了这么长的话。

驼子炳一听，是村里外出打工的丁叔介绍来的，又是为他的婚事，心中不由得十二分的高兴，连忙把阿火让进屋里，请他坐下，说：“阿火哥！你先坐坐，我去买一斤烧鹅回来，再称一斤酒回来，我们边喝边说。”

“不用那么客气的！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就要你请吃，真不好意思。”阿火说。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驼子炳说着，出了家门。村头有家卖烧鹅的个体户，人称昌哥。驼子炳不一会就来到昌哥店前，对店主说：“昌哥！称一斤烧鹅啦！”

昌哥边砍鹅边笑着问：“驼子炳来客啦？是不是媒人咧？”

“不是的，我想吃烧鹅啦！”阿炳笑着回答。

“你一个人怎么吃得了一斤哦！”昌哥说。

“中午吃不完，留到晚上吃啰！”

“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么肯花钱啦！是不是发了一笔财咧？”

“就准你昌哥发，不准我阿炳发吗！”阿炳有点自足地说。